

晚明百
家小品

冰雪集



下

國學珍本文庫

— 第一集第四種 —

吳下嬾仙衛泳編評

晚明
家小品

冰
雪
攜

襟霞閣主人重刊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國學珍本文庫

國學珍本文庫

第一集 第四種

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十八日初版

米雪攜上下二冊

分售：定價大洋七元

編輯者 吳下嶺仙衛泳

校訂者 虞山沈亞公

印行者 襟霞閣主人

發行者 中央書店

分售處 各大書局

總發行所上海四馬路世界里六號

中央書店總店

各省各大書局代理分售

晚明百家小品 冰雪攜下卷

書

吳下 懶僊衛泳 箋

再答田肖玉

郝敬

足下冥鴻高鳳。一字枉存。卽稱希貴。重損盛惠。何施而堪此。往者一尺之布。足下尙疑蹠之樹也。而磨之得一味之甘。輒以餉我。是獨爲君子也。愧甚愧甚。曩所云日夕縈懷。知足下念我不置。七八年間。心往衰病。不能出門。足下幡然肯來。是蓬蘽之光也。下榻已久。足下猶豫。豈信我未深耶。區區蠢然一夫。不曉世上周旋。亦不敢傲世絕物。所以鬱鬱城市。不窺戶外者。與足下兀兀深山。不入城市。心曲正同。衰世薄俗。人口如虺。目如鸛。吹疵洗垢。議論風生。足下欲一來。人不以爲盍簪。而疑素絲爲染。區區欲一往。人不以爲招隱。而疑腐儒爲逃。腐儒不逃。逃尙可返。若足下受染。則青黃碧綠。不可知矣。不緇不磷。是在足下。非

鄙人所敢決也。若果來。城市不可居。別墅在西郊外。足下云好眠好歌。懶爲禮。此地有石可枕。初夏芳草落花。隨地可爲茵褥。山深谷靜。可以高歌。市遠人稀。一賓一主。箕踞水邊樹下去。一切踈跽。俗禮主客一榻相對。足下臥惺歌罷。爲我說道德南華指點黃庭參同。我爲足下講四子五經。楊摧義文。周孔當年心跡。優哉游哉。名教之學。人生一快也。足下得無意乎。外人傳足下有仙方口訣。非其人不傳。區區食肉腥羶無所用此。惟足下自愛。角黍酥餅各一器。人間烟火味。奉佐玉屑。

懶仙云。古至人養生得道者。輒能百里外吹氣與人。謂之布氣。兩人學道。氣有所感。當在尺幅之外。

東吳伯霖先生

徐日久

昨往彰義門簡點軍器。至晚纔得先生作讀之。正疲倦中忽地一身冷汗。漸離貫高真不死也。侗初先生此舉甚妙。若得多採彙爲一刻。不知針醒世間多少瞌睡漢子。快極快極。園中初起手時便約法三章。若花木之無長進。若須人奉

承若高。自鼎貴者俱不蓄。故庭中惟桃李紅白。間錯垂柳風流。其下則有蘭蕙。夾竹紅蓼紫葵。堤外夾道長楊。更翼以蘆葦。外周菜黍。前有三道菊畦。雜置葦。麻玉膏梁。長如青黛。池邊則翠雲草。波斯菊。被涯成繡。魚則紅白青鯉。三尾紫。班。俯檻臨之。真如遠望美人。雖寂無聲息。殊可喜也。菓品甚多。但名不雅馴。其原本未易悉。不宜作妄語。以應至於牆外遠觀。尤堪點綴。刻下卽欲出門。草草不能盡述。且幅短書至紙尾。不恭之極。惟先生不罪也。

灝仙云。胸中丘壑。略經布置。便足寄傲林泉。何必賦歸來之辭。

與高孩之書

鍾惺

向捧讀回示。辱論以惺所評詩歸。反復于厚之一字。而下筆多有未厚者。此洞見深中之言。然而有說。夫所謂反覆于厚之一字者。心知詩中實有此境也。其下筆未能如此者。則所謂知而未蹈。期而未至。望而未之見也。何以言之。詩至于厚而無餘事矣。然從古未有無靈心而能爲詩。至厚出于靈而靈者不卽能厚。弟嘗謂古人詩有兩派。難入手處。有如元氣大化。聲臭已絕。此似平而厚者。

也。古詩十九首蘇李是也。有如高巖浚壑。岸壁無階。此以險而厚者也。漢郊祀
鑾歌。魏武帝樂府是也。非不靈也。厚之極。靈不足以言之也。然必保此靈心。方
可讀書養氣。以求其厚。若夫以頑冥不靈爲厚。又豈吾孩之所謂厚哉。曹能始
謂弟與譚友夏詩。清新而未免于痕。又言詩歸一書。和盤託出。未免有好盡之
累。夫所謂有痕與好盡。正不厚之說也。弟心服其言。然和盤託出。亦一片婆心。
婆舌。爲此頑冥不靈之人設。至于痕。則未可強融。須由清新入厚。以救之。豈有
舍其清新而自謂無痕者哉。何得時相聚一細論之。

懶仙云。論詩之法不下數十家。此書括盡古今風人之蘊。今人但以尖新爲竟陵派者。
未望其涯者也。

第後東德升諸兄弟

周順昌

計。澹。關。分。袂。節。序。倏。更。獨。坐。靜。思。長。安。花。何。如。故。園。柳。三。百。五。十。人。未。知。肝。膽。
誰。是。何。如。二。三。知。己。連。牀。夜。話。上。下。千。古。哉。南。望。迢。迢。覺。烏。啼。雲。散。俱。足。增。故。
舊。之。思。鄉。關。之。感。亦。欲。以。微。醉。解。之。苦。不。能。酒。惟。啜。清。茶。數。鍾。伏。枕。求。睡。夢。中。

所見。或祖父聲容。或相知歌嘯。甚至牽衣畫眉之態。俱恍恍欲似。醒來益令人百端交集。語云。晝思夜結。良然良然。別後情景。大概可想。今科繁費稍減。加以弟之省約。亦要得二百餘金。已去其半。此半竟無門可貸。真是苦事。然大率積習使然。弟一人那能盡革。可奈何。月中分兵部觀政。殊無政可觀。不過作揖打躬。升堂畫卯而已。天下事之以虛文相蒙者。多半類是。閒中接邸報閱之。見朝中士夫議論互爭不一。卽一南畿學使甫推浙省案臺某。而彈指隨至矣。况福王請封復緩。邊庭告急。日甚。有志者得不深杞人之慮乎。今漫以書生當局。其籌邊治河大政。無論有問以簿書錢穀之數。天下幾何。茫不能對也。始知書不可不多讀。平日爲入股緣。謂了許工夫。徒做一不識時務進士。良可笑也。弟職應司理。偶展大明律一卷。深文刻字。多所未諳。乃信讀書不讀律。致君終無術。兩言非浪語也。最恨者方今仕途如市。入仕者如往市中貿易。計美計惡。計大計小。計貪計富。計遲計速。弟思今日正委吏乘田。東西南北惟命之日。只宜信心做去。美惡貧富。升沉遲速。何所不可。須當知銀子取不盡。好官做不盡。予之角去之齒。四其足。兩其翼。造物自有定數。安用營營爲。且幸叨一第。卽不敢云

報國固窮二字原吾輩本來面目。併此而喪。何以自立。况弟孤苦艱辛。往年備歷富貴貴易。一生痛恨。今幸得一杯土。寧祖宗魂魄。志願畢矣。富厚策肥。實非吾念。此弟可自信。四知己亦可信。弟者也。先儒云。學者不可把第一等事。讓別人做。又謂惟淡可以從儉。惟儉可以養廉。有味哉。有味哉。間嘗以此意示之共事者。不謂迂則謂矯。弟正甘心。獨怪夫世之不爲迂。不爲矯者。衆亦相顧大笑。意氣相期。孰如吾五人。近於合榜中。偶得一真士。相合尤奇。時正辭部日也。耳目甚衆。彼獨以白鬚挺立於冢宰前。了無退避狀。無不撫掌。弟謂諸兄人身上那一件不思著假。此兄尤犯仕途大忌。何以獨真。烏鬚藥豈少哉。實是有血性男子。急訪之。乃丙午科鹿善繼也。果雅負北方之望。弟卽以是笑問。渠亦駭焉。遂過我竟日。揚權千載。抵掌時事。言朗朗可聽也。至一種熱腸勁骨。布衣蔬食之志。視吾五人殊不減。勿謂燕市中無荆卿高漸離也。竟代四知己訂交矣。四知己亦爲之快心否。百余日不得一晤。幾成鬱結。病候一夕風雨。破紙窗亂入。愁不能寐。伸筆書之。不自知其言之長也。青蓮云。長安如夢裏。何日得歸期。讀之使我淒絕。合宅想清嘉如昔。三老伯僅以空函候問。曷勝愧汗。四月二十日。

燈下弟昌拜

曇隱云。字字肝腸。語語藥石。忠介公名節千古。具在此尺幅中。

答袁述之書

譚元春

弟今春徂夏。讀書江夏西菴。暗柏疎林。想見李北海捨宅爲寺之意。萬情不興。惟文章一道。則不敢不以爲可傳。修靜寺頽然瓦甍耳。我家北海宅作寺。漢江濱。非文章傳之哉。弟輩雖張口肆力。空取標持而已。君家先生所處之地。所謂天下莫不與也。弟輩今日所謂孰能與之也。嘗謂愛古人者。絕不宜護其短。傳世者之精神。其佳妙者。原不能定爲何處。在後人各以心目合之。而若其所不足。人當指爲疵類者。夫安知後世之傳不卽在此。而又安知古人所以堅取後世名者。不明留此一段。以發其所議。而因以傳其佳妙耶。無論古人之深遠。與近日君家先生之靈奇。必有出于此者。卽濟南諸公。自有所以開人之議。與以議而留天下後世之名。夫豈苟也乎哉。此不實致力於文事。不回旋于今古之變。決不知有諛人人益卑。謗佛佛益尊之權理也。如弟與君家先生。恨未嘗納。

交。然得與吾兄爲知己。則亦有通家之道。所以不掩其疵類。益成其靈奇者。若或交之也耳。夫推尊人以成己之高有之矣。詆訶不可朽之前輩以成一敢說人能說人之聲。雖愚者知其不可述之奇。士弟輩肝鬲行逕。不可謂知之淺矣。而嘵嘵致辨者。凡以爲文章之道。疑義當析。旣于此深入。豈肯浮愛其親。且君家先生神靈炯炯。決與弟輩相關。豈肯虛就世上之浮名。而不信弟輩爲真愛者哉。每對人及書札中。卽稱中郎有子奇絕。每向人誦爲人子。豈便爲人奴語。無不稱快。今書中又有不欲效顰先世。反辱前休。及上賴繩削。以佐袁氏威儀等語。決知吾述之爲尊先生所瞑目矣。今人所云云。是以庸人待尊先生也。尊先生決恨之無疑也。聰明才人。同是天地所私。豈肯復作異同與造化相反哉。亦惟省之念之而已。

懶仙云。附和古人。正繇文章無深入處。譚子論古手眼。足與千載相通。當令古人恨不見我也。

答金正希

譚元春

兩得吾兄書。汗出斗許。弟胸中雖有灑灑落落之趣。與世人入名利恩愛而不得。出入嗔恚熱惱而不得出者。似乎有間。尋常厭人沾泥帶水。喜一過而忘之。故伯敬諸子取其根器。而恨其不肯學道。弟之不能學道。在弱而好弄。老而不衰。生平貪戀光景。極知光景朝暮更換。而實有所不能舍也。又見學道人愛官與我同。愛財與我同。愛色與我同。愛交遊玩好與我同。而自以爲學道。不知我不學道。又在何處。及迫而問之。則曰。此何礙于道。子真不知道矣。弟愈不服其言。彼沾泥帶水。而我灑灑落落。沾泥帶水者。而責灑灑落落者。爲不知道。宜其不相下而生退心也。乃出自吾兄。則實修實證。無所大戀。戀于世而忍得住。苦得慣矣。伸手接引。含淚下棒。弟獨何心。自甘昏浮。但不知兄所謂一刀了割者。是何刀。法一刀。遂了者。是何了。手兄于所爲看經持咒參禪念佛。必當從一門深入。我輩亦有清淨時。萬念歇下。覺此事不謬。而少頃事煩人雜。可笑可樂。神疲力倦。性命無歸。未嘗不悔。而卒無一法。遠此塵垢。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是此雜念真境。遠公以謝康樂有雜念。不許入社。弟嘗舉以自恨。而公安王以明累書相責。則言無雜念。不可學道。添我迷惑。莫如此語。畢竟是正。希急急討。

個了絕。爲是而不知何從便得了絕。則請正希示我一路。雖然學道未有不苦。楞嚴云。菩提涅槃。尚在遙遠。非汝歷劫辛勤修持。雖復憶持。十方如來十二部經。清淨妙理。如恆河沙。只益戲論。正希新官翰林文章人品卓然一時。而此心斤斤悶悶。絕不知有數者之美。可謂能苦矣。弟則有不能者。雖不至取其光焰以自加。而未嘗不資其津潤。以自美。方有惟恐其苦之意焉。而欲以學道。豈不疎乎。且不知正希官翰林文章品格卓然一時。而學道之人。果真無礙於是否。雜念果盡。割絕否。反而求之。千萬再以報我也。弟非無知。強相排抵。亦實實求一消息於有道耳。至是而弟之通身又汗出矣。

懶仙云。急急討箇了絕。纔是學道實際。正希真了絕人。定有箇中消息。

與山陰王靜觀

沈承

沈郎家住婁水湄。雖心折山陰王先生。實紙上交而已。里人笑罵沈郎不值半錢。而王先生不遠五百里走雙魚贈我。更千萬聲奇我。靜觀靜觀。那不慮人并笑罵王郎也。弟于世間絕意不望相知人。於人前絕意不開相知口。惟憶客歲

江上逢兩友。遍索沈郎於破邱中。爾時草牀瓦盆。呼酒就談。刺刺不能別。頗爲有古風。有古趣。不圖今時。又有王郎作對。快心快心。人生何必時俗喜。亦何必鬼神憐。但願對儔。男子大吐肝膈。痛哭一場。足了事矣。雖然。兄莫見沈郎好。沈郎冷冷落落。無寒暄。小醉則又顛顛狂狂。無定準。恐王先生見之。亦復笑罵也。所惠皆投弟癖。童子皆私詫謂山陰相公。別有眼睛。善督人情如此。赤手無長物。近菟幾幾幅作報料。靜觀決不以禮數罪人耳。破浪草嚇碎世膽。又出我旋草。可謂咄咄逼人。適因徙居未暇作序。無已。請卽以箋代何如。中有一二語爲人笑罵。而實笑罵人者。恐欠厚道。仗兄削去。

懶仙云。寧受人嗤。不受人憐。吾輩本懷。讀此聊足解我憤懣。

與徐念孺

萬時華

山中秋氣佳哉。兄所得何似。天地文章。到處絢爛。溪山洞壑。雲烟草木之間。尤自蓬勃。但我輩胸中。無浩浩落落之意。便不能收之筆墨間耳。弟意况甚寥落。閑宵自處。憂來無端。因憶去歲此時。君兄弟策馬西山。弟亦抱影蕭寺。淪落之

景時來。感人且憶湖亭橘實纍纍巨源時摘取令小奴遺我今一甘之餽遠莫致之又惘惘也。蘇長公常謂四時之節惟寒食重九不宜輕擲弟四壁悠悠良媿斯語矣。

曇隱云。數行中許多韻折。想其胸次之澹宕也。

懶仙云。嫺管時逸興遄飛。

與吳衆香書

陳弘緒

季夏雷榮子持手札至。兼荷以新刻孫可之集見惠。此書與劉蛻集俱讎較精密。剞劂不苟。誠案頭佳本也。唐人之集散亡而不傳者什之七八。其不足傳者無論。乃若卓然見於韓柳文集。如退之所稱之侯喜。子厚所稱之吳武陵。一以爲其文甚古。一以爲可追西漢兩君著作。必有大過於人者。今其集俱無存矣。歐陽公藝文志載有吳武陵書一卷。而他氏之目則俱無之。若侯喜所作。則雖歐志亦已不覩其名。獨其載於英華文粹者。僅僅未絕耳。二人見推於韓柳之文。彰明較著如是。而其集俱不免於散亡。其他泯沒者又何可勝道。幸而孫樵

劉蛻諸人之書。尙存於今日。則何可不急爲流布。雖其流布之於今日。猶恐傳之未久。終散歸亡。苟聽其隱顯。任其完缺。則其散亡也必矣。仁兄於唐人諸集。隨得隨刻。使微者賴之以復顯。殘者賴之以復全。真快舉也。然弟則謂不獨唐人之集當流布也。宋世之集。其傳於今者。蓋亦可數矣。姑舉一端言之。宋之古文。始於穆伯長。伯長矯楊劉駢麗之習。力以韓柳爲宗。其後遂有蘇子美輩。典雅之文出焉。而尹師魯歐陽永叔翕然一變於古。則皆伯長所開也。然伯長不特長於古文而已。先天之圖。秦漢以來未發之秘也。而康節得自伯長。太極之圖。周孔未盡之蘊也。而茂叔亦得自伯長。則是宋之文統。與宋之道統。皆自伯長倡之。伯長之文。必非無關係之作也。今其集亦竟未見於世。馬端臨通考有穆修集三卷。而近日焦弱侯太史亦列其目於經籍志。與端臨卷數正合。則是其集固未嘗亡於海內也。特未有好事者爲之流布耳。嘆乎古文之存於今者。鮮矣。藏書之家。秘之而不以示人。剗之家。求之而不可遽得。兩者不相爲謀。則是古文終無流布之日。可嘆也。卽伯長一人推之。其餘可知。故弟以爲宋世之集亦不易得。而况於唐人。唐人之集。如孫樵劉蛻諸人之尙存者。猶且隱顯。

於時。而況於侯喜吳武陵輩之著述乎。望仁兄留意。廣爲搜羅。次第授梓。當必有起而助之。以成千古之快舉者矣。因事漫及。頗覺瑣瑣。一切寒溫不悉。惟諒曼隱云。士業酷嗜異書。輜軒所至。蒐抉獨富。讀此想見其好古之懷。

懶仙云。孫巨源得古文苑于佛寺經龕。姚連州著文粹。于縣建樓貯藏。著書藏書。良非易事。兵火散亂。今古同嘆。年來如伯長之淪落不傳者何限。余願好古家。俱如香士業輩。我明一代著述。賴爲不絕已。

答梅惠連書

陳弘緒

捧讀翰示反復淋漓。何其文之奇妙而竊折也。江漢豫章之文。世之竊其詞句者。皆得以取榮名。掇上第。而江漢豫章能文之士。大半偃蹇屈抑于泥塗之中。仁兄引劉安以爲喻。至謂安之鷄犬皆得昇天。而安反久滯於地上。其言曲而中。淒然足以感人。固不獨其文之奇妙而竊折矣。雖然。仁兄借神仙之說以論文章之遇。而弟請即以神仙之事。復於仁兄。世之所謂仙者。亦論其得仙與不得仙耳。至其昇天與否。可勿論也。果其得仙也。昇于天。而躡雲御風。可也。卽不